

系列小说
叶文玲著

浪漫的黄昏



浪漫的黄昏

叶文玲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责任编辑：严麟书

封面设计：邵秉坤

浪漫的黄昏

叶文玲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31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47000 印数0001—1900

1992年3月第1版

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438-9/I·409 定 价：4.50 元

目 录

浪漫的黄昏	1
尖顶楼	93
此间风水	149
夜行船	161
铁匠沙亨中	213
凌水仙	245
三眼坟	327
后记	409

浪漫的黄昏

女人永远是我的最高超圣洁的“灵感”——老前辈冰心的这句话，是我此时的思想支柱和最强大的“盾”。

我在想，如果她们母女读到这篇东西，不晓得会怎样，虽然不至于骂我，也不见得会高兴。因为她们并不稀罕扬名，不论过去和现在，她们都不乏名声。

我觉得，要写长塘镇的百色人等而忽略了她们娘因，简直不成章法。至少长塘镇的人不会原谅我的胆怯和疏忽。即使挨尹家母女的骂，也得非写不可。当然，我得坦白：我之所以放心大胆地写，是因为她们母女也许都没心思看小说。

—

五六岁的时候，能记住的事情是有限的，我在那时记

忆极深的一件事，偏偏和尹如婵有关。

记得是九月，天高气爽，割完晚稻，鱼虾大发的季节。这季节对于农民、渔民有怎样的意义，大概用不着我费劲叙说，只记得一到这时节，家家夜饭都用新粳米熬粥，煮得满街清香，户户佐餐的小菜，除了腌菜糟鱼外，总有雪刮银亮的毛虾，红白相间的海蜇皮海蜇头，和一盘圆脐青盖的蝾蛄。廊檐下摆开矮脚小桌，朱漆小盘端出这几样家常饭来，爱抿两盅的人就一口老酒一只蟹脚地细嚼慢吮，虽不是鱼肉大宴，那滋味却是皇帝都极想尝的。

这时候，孩子们也似雪天的小狗特别快活，天高地阔，场光路净，不单玩耍多了地盘，大人们也多是好脸色，老酒抿得高兴了的父辈们，不但不管我们如何泼皮淘气，醺醺欲醉地他们自己就如快乐神仙一般，一边吃一边敲着竹筷、拍着膝盖、摇头晃脑哼出几句不成腔不成调的“绍兴戏”或者“西皮二黄”来。

记得那几日，镇上人家忽然都忙忙乱乱的有些慌神，吃夜饭再没那么从容，喝老酒的人也不再那样消闲，各家吆三喝四叫齐了孩子们，慌慌张张地催着快吃快喝，心急得几乎恨不得捉起我们的脖子灌；动作麻利的眨眼间就刷洗了锅碗瓢勺；脚手快当的早早就提着灯笼奔到了东门桥头下的河埠头，人喊狗叫，你推我搡，一窝蜂去抢乘那几条小船。

小船呢，也突然金贵得跟皇帝的龙舟似的，摇船老大也要了刁蛮，小船本是水乡的靴鞋，往日邻里乡亲搭乘都

是好讲好说的顺水人情，这会儿却五个铜板乘一人，算得十分认真，而急欲搭船的人呢，莫说是掏三五个铜板，脱下衣裳作典也不会心疼——做什么？大家这是做什么哇？

哎，没听他们嚷嚷吗？“兰桂舞台拔到横山做班呢！不看看小筱丹桂的戏这辈子算白活！”

“兰桂舞台”是什么？后来我才明白：那是一个戏班子的名字，是一个越剧团——按我们那时的习惯叫法是一个“的笃班”的班名。

“小筱丹桂”是谁？就是“兰桂舞台”的台柱子，一个十二岁就学青衣，现在挂头牌的“顶家旦”。后来我才晓得：她的真名叫尹如婵。

为什么称她“小筱丹桂”？难道她真是越剧“十姐妹”之一——筱丹桂的徒弟？那时的演员都有艺名，凡在艺名前冠个“小”字的多是以示源出真宗和对老师的尊重，尹如婵的这个艺名由来长塘镇当然无从考证，“弟子”一说，也很可能出于人们的推测或杜撰。不过，大家都说尹如婵的确标致，不但扮相很似神采俊逸的筱丹桂，只要那哀怨苍凉的“弦下腔”一唱，你保准弄不清是兰桂舞台的尹如婵还是天蟾舞台的筱丹桂。

那么，她是否真的拜过筱丹桂？为什么拜师后不从师跟班而另外挑台？为什么……唉唉，世事比乱麻还纠结，谁晓得这么多为什么？那时的我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晓得，就因为太小，连跟大人一起乘船去几十里以外看戏都不够格，只落了个在岸上跳脚的份。

看着那一条又一条的小船渐行渐远，听着那一船又一船的欢声笑语随着水波浪花渐碎渐隐，我只有气得跳脚，气得眼泪婆婆，那些水花点点滴滴好像全溅在了眼眶里，满脑子转着的就是这句恨恨不已的话：他们多惬意，只有我是“白活”，“白活”！

一片真心可对天。一个小丫头的痴心感叹也能感动上苍——我也没有“白活”！

在以上所述的情景延续了五六天后，镇上人忽又换成了另一番忙乱——那日我和小伙伴们在河埠头的城隍庙前正玩着“嫁新娘”，忽听庙里噼哩啪啦响成一片：一群木匠老司又锯又刨地正修补庙里戏棚的台板；这边一望，只见好多人家都搬出一条高脚梯凳到河埠头又刷又洗；到家一看，我的只要有戏看便可不吃饭的父母，也正请人把那几条又宽又长的梯凳加固一番……

等不得太阳落山，各家扛出的梯凳就成了浩浩荡荡的队列，直奔城隍庙，随即，又如严密有序的方块阵，团团围在了戏台子周围，为防后来者抢前插换，一条条梯凳脚上都连环套似地缚着解也解不开的草绳。

没错，兰桂舞台要到我们镇上演啦！“小筱丹桂”要来啦！

庙小人多，四乡八岙的亲好眷友还要赶来，缝被头，搭眠床，许多人家菜篮子日日不闲，房顶上终日升着待客的炊烟。为商量维持秩序和安排场次，着长袍马褂的“镇董”们，不知抽了多少袋水烟，最后总算做出了以下决

议：因为长塘镇有东西南北四门即四个村，按每村演出两天两夜计，八天八夜的大戏大概可饱全镇人的眼福；而为接待戏班子所需的柴米油盐，则本着平均摊派和自愿捐献的原则，挨家挨户进行募集。

那些日子里，贴了红纸条募集钱粮的小奋斗成了家家户户最为欢迎的吉祥物，小奋斗不论跳进谁家台门都有所得，即便最穷困的等米下锅的人家，也会高高兴兴地捻出刚刚借到手的一把铜板。

那些日子里，受了这些气氛的感染，我们更觉得就如要过年一般教人急不可耐，大人们翻箱倒柜寻找过年或出客的衣裳，女人们一面咬着苕麻绞脸，一面用茶油把插着银簪子的发髻抿得溜光，顺手也为我们这些女孩子搽点胭脂，在额头捺个小红点。

兰桂舞台来啦！“小筱丹桂”来啦！

我竟忘了第一夜是什么戏，也忘了“小筱丹桂”——尹如婵是什么时候出场的。

在侧台下高高的梯凳上，在母亲的怀抱里，等得早不耐烦的我已经倦眼昏昏朦胧欲睡时，忽听得看戏的人群，排山倒海地吼了一声“好”！随着这一声吼，那密层层的人浪，也就排山倒海地涌动起来……

我吓得睡意全无，早忘了去看台上，心惊胆战地只顾看正台下边那潮水般涌来涌去的人浪，那自然是男人们；只听得那虎吼雷鸣般的喝彩叫好，一声接一声……待这一切稍稍平静，当我也终于相信这些人浪只不过是时起时伏

颇有规律的波动，而决不会发生全排倾倒或颠覆的惨景时，这才放心大胆地又看台上……

哎，这就是那个“小筱丹桂”尹如婵？

说实话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她有多美丽多好看。她那张脸，惨白惨白的，面颊上还涂了层油亮亮的什么东西，就像满脸是泪；眉心和嘴唇都抹得乌紫紫的，好像病得要死；头上用一块暗绿的绸帕包着，那些好看的亮晶晶的珠钗花儿，一点也没有；只见她一摇三晃地走着，悲切切地唱着，像要被风吹折的柳枝一样转着圈，一边哀哀地哭，一边翘着一只尖尖的指头指来指去，挥着那长长的白水袖甩来甩去……

我忽然感觉到了：她别的算不上好看，可把身子飘得像柳条一样是崢得要命的，这只尖尖的弯成兰花样的手指也是很好看的，真的很好看。

我正高高兴兴地做着判断，周围的女人们忽然一片唏嘘，纷纷从襟头扯出手绢擦眼窝。我愕然地望望她们又望望台上，忽听一阵急鼓一声惊锣，台上的“小筱丹桂”已硬挺挺地倒在那同样硬挺挺的椅子上——原来已经“死”了！……

于是，女人们更起劲地嚶嚶哭将起来，男人们也发出了沉重的叹息，这周遭的声音教我也难受起来，鼻头发酸，喉咙发堵，于是泪水不知怎么的就噙在眼眶里又滴在脸颊上；于是当我泪眼汪汪地又去望那戏台上时，终于也觉得戏台上这个死了的“小筱丹桂”很可怜，很好看，虽

然是隔着一汪眼泪望的，我仍然望得出这个“顶家旦”果然是很好看的，那雪白雪白的脸好看，那长长的水袖和弯成兰花般的手指头也好看。

就这样，台上的女人一直“死”着，台下的女人就继续哭着；就这样，“小筱丹桂”尹如婵出台第一夜，就赚了女人们一夜的眼泪。

兰桂舞台在镇上果然做了八日八夜的戏，尹如婵也果然日日夜夜都出台，只要她一上场，男人们照例是浪涌山倒地挤一会儿，女人们照例要呜呜咽咽地哭一阵，八日八夜，光我母亲就揩湿一打手绢儿。

后来，自然是后来，我才晓得演的那些戏文是叫个什么《一缕麻》、《彩楼配》、《冯小青》、《凄凉辽宫月》、《泪洒相思地》……

后来，自然是后来，我才懂得那尹如婵擅长青衣悲旦，也很会演小生，因为中间演了一场《假凤求凰》，她既演旦角又演小生，扮起小旦美丽娇娜，扮起小生俊雅倜傥，唱做潇洒，丰韵十足，把镇上的戏迷们迷得神魂颠倒，年轻女人差不多个个都要“癡”了！

后来，是没隔多少时日的后来，在兰桂舞台开拔后的许多时日，“小筱丹桂——尹如婵”，仍然是镇上人，特别是镇上女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；自那以后，女人们也都分外地痴，分外地多愁善感起来。不信，你就看吧，日头一落，小天井里，美孚灯下，只要几颗插着簪子梳着髻子的脑袋一凑，“这个尹如婵呀！”女人们照例这样痴痴地

开了头，于是，一边簌簌地扯着苕线纳鞋底，一边飞出来几句幽幽怨怨的哼唱……

她们唱的调门虽然也凄凄切切，我总觉得不像尹如婵唱的，因此，常常只能教我发呆，却不会教我落泪。不过因为是她们所唱，嘴巴一动一动的看得十分真切，那和说话差不多的唱句也听得字字分明，于是，我便听清了，记住了。

月朦朦月色昏黄，
云暗暗暗云罩奴房，
冷凄凄奴奴亭中坐，
寒潇潇雨打碧纱窗！……

常常不等一段唱完，另几个自以为更高明的，便又另来了一段：

滴沥沥铜壶漏不尽呀，
叮当当铁马响叮当，
苦命女越哭命越苦呀，
断肠人越想越断肠！

“喂喂喂，不唱这，换一段，换一段，”又一个女人说，不等大家同意，她又挑高嗓子唱了起来：

怕黄昏忽地又黄昏，
不销魂怎地不销魂，
新啼痕压旧啼痕，
断肠人忆断肠人。

这种自发的比赛，教我听得只是入神，只是发呆，也稍稍有点鼻酸，虽然不懂那唱句的意思，但听得女人们这样动情地凄凄切切地唱，我也终于难过起来，心想再唱下去我就该哭了，奇怪的是，哪怕她们赛了一段又一段，我也只是发呆，鼻酸，却始终不曾哭出来。

“这个尹如婵！……”我痴痴地想。一边更加用心地回忆她在台上的生动模样，不断加强着自己的崇拜。

尹如婵的确是值得崇拜的。我终于又想起来，她若不扮那种悲戏苦人的角色，就分外好看。她演那个千金小姐王宝钏，珠鬟云鬓，抱了彩球站在布幔围成的“彩楼”上时，真是千娇百媚，顾盼流光，好看极了，“端端像个月里嫦娥！”——女人们说。

我万分佩服她们的聪明，完全赞同这个英明论断。那么，月亮里的嫦娥又是什么样的？那，就是尹如婵这样的。

假若尹如婵在我脑中的仅仅是这些印象，也值不得多讲了。不说后来，就是在当时，我还比这些迷得发癫的女人们多了一层幸运——我在她们都没去过的地方看过尹如婵，听她同人讲话，看她吃东西，从头看到脚地看她怎样

吃了一顿夜饭……这个机会的不可多得和神秘性，曾使我得意了许多时日，也使东邻西舍的女人们又像求佛审贼似地缠了我许多时日。

兰桂舞台在镇上演出的第三日还是第四日？我忘了——那日傍晚，我们正要吃夜饭时，面孔红赤赤的长人阿叔忽然喘吁吁地迈进门来，用一种极腴腆极神秘的口气对我母亲低声说，他是来代人讨一点点东西的。

长人阿叔常年给镇上打更，有时打短工，“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”，兰桂舞台的戏箱便是他摇来的，戏班开台这几日，他便帮着挑水做饭。他一开口，母亲便猜他说的事一定和戏班子有关。果然，他又吭吭哧哧地说了：他是代那个“顶家旦”尹如婵来讨点吃食的，要那种腌得金丝溜黄的花菜心——我们土称“菜果头”的，问母亲可有，不等说完，便又信心十足地说，虽然是隔年腌菜，别人家没了，但相信你们家是定规有的……

母亲不等他说完便眉开眼笑，忙不迭地应：有，有。嘿，这我更有数，母亲一晓得他是为“小筱丹桂”尹如婵来要这种爽味清口的腌酸菜，真是恨不得连菜坛子都教他搬去哩！

母亲敲开封坛的泥盖，抓出了满满一钵子。长人阿叔连连说够了够了，母亲还伏在坛口不停地抓，满得都快没法端了才罢休……长人阿叔连连称谢不已，接了钵子就往外走。

我忽然生出一念来。乘母亲不注意，尾随在长人阿叔

身后出了大门，然后大叫道：“等等，长阿叔，我要去望顶家旦吃饭！”

长人阿叔住了脚，颇为为难地看看我，又颇费思量地皱皱眉头，说：“小小因勿要去睐，没什么好望的，做戏人落台吃饭，也是两片嘴嚼嚼咽咽，同我们平常人一式一样，没什么好望的哟！……”

他越这样讲，越勾起了我的兴趣。长人阿叔常为我家春米，我对他是极熟极熟的，我很知道怎样一缠便奏效。于是我的“牛皮糖”连连扭了几下，又猛然一蹲，做出就要躺在路上的样子，长人阿叔一见，便慌忙腾出一只手来，二话不说地牵了我，走了。

我连蹦带跳，开心得真想笑死。

戏班子就宿在做戏的城隍庙，庙里的两片厢房，很严密地挂了几片布帘，想是住人的，厢房后面用几张芦苇一围，便是他们的灶房。

我们去时，他们正热热闹闹地准备开饭。

长人阿叔真会哄人！谁说没什么好望？谁说落台的做戏人和我们一式一样？明明不一样嘛！你看他们多热闹！

大概是省得晚上再化妆，许多做了日戏下来的人，脸上依然带着彩，几个武行打扮的，仍穿着松松垮垮的灯笼裤，上衣是那种白布小袄，胸前腰上还紧紧束着宽布带，他们连走路也扎着八字架势，很威武的，每人手中各端了一只大得吓人的海碗，米饭盛得满泼溜尖，上头随便倒了点什么菜，或跷脚一站，或盘腿一坐，狼吞虎咽，一碗冒

尖的米饭三两口就扒得平平的；几个涂粉抹红的小孩子，当然也是他们的孩子，叽叽呱呱地围着一大盆红腾腾的汤，你一勺我一勺地抢着舀，哧哧溜溜的，喝得一片山响。

我望呆了，一边就想着假如我也是他们该多好，我就夹在这班孩子中间吃饭，一定也吃得这样有滋有味，可就不晓得那汤是什么汤……就在我用力咽了两下或者三下口水时，有人轻轻拍我的头。

当然是托着菜钵的长人阿叔：“你不是要望她吗？走吧！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我是为尹如婵才来的，她不在这儿，她当然有另外的吃饭地场，“顶家旦”嘛！

长人阿叔依然一手托着钵子，一手牵了我，绕来拐去地走，终于绕到了一方布帘子前。

我的心一阵紧跳。

像是打信号，长人阿叔住了步，极轻极轻地咳了两声。

布帘子静静垂着没见动，却从里面传出了一记少气无力的声音：“是长阿叔吗？要到了吗？劳你拿来吧！”

我立刻屏了声气，像只小兔子似地跟在长人阿叔身后溜了进去。

小房间很暗，一刹那间我竟看不清人在哪里。

哎，这就是她，这就是落台的尹如婵！

她莫不是病了？懒洋洋地歪在一个被垛上，也穿那缚

着宽布带的白布小袄，也穿那宽腿裤，脸上也带着红艳艳的妆彩，可不知怎的，我觉得她很瘦，比在戏台上看着瘦多了，两个颧骨都突了出来，那眼睛也格外大，格外黑，骨碌碌地盯着蚊帐顶出神。一见我们进去，哎，应该说一见端了小钵子的长人阿叔进去，她才从被垛上坐了起来，一见那黄溜溜的菜，那黑晶晶的眼睛分外亮了起来，连声说：多谢阿叔！多谢阿叔！说着，便低下头来取那床前的鞋。那鞋，自然也是戏台上穿的鞋，薄薄的，小小的，鞋尖上缀着一绺红穗穗。

“哎，阿叔，有劳你了，就放这茶几上吧！”

我这才见床前果有一张小茶几，几上还有一小碗不冒热气的米饭和一碗也是红腾腾的汤，大概因为她是“顶家旦”吧，那汤里还影绰绰地漂着两块红烧肉，肉太小，汤太多，那汤就像水漫金山，一片汪洋地浸淹着那两块肉。

长人阿叔放好了菜钵子，就恭恭敬敬地垂下双手，弯腰退身出去了，是过于恭敬还是过于紧张，他竟忘了叫我一同出去。

我自然乐得呆在壁角，屏着声气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尹如婵，看着她怎样用那细尖的戴了一只戒指的手抄起筷子，怎样笑微微地去夹那钵子里的“菜果头”，张开那红嘟嘟的小嘴咬住，然后嚼得脆声爽朗，津津有味，那碗米饭，却一口未动，那碗肉汤，也依然水荡荡地自漫“金山”。

呀，她的嘴那么好看，下唇有一道深深的唇沟，显得